

孙建伟 著

魔都 影子

未来深不可测，
为什么要想得这么远？



文匯出版社

廣 都 儒 影

孙建伟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都侨影 / 孙建伟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496-2598-7

I. ①魔… II. ①孙…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8191 号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魔都侨影

著 者 / 孙建伟

责任编辑 / 徐曙蕾

封面装帧 / 王 翔

封面书法 / 孙建伟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颀辉印刷厂

版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60 千字

印 张 / 20.5

ISBN 978-7-5496-2598-7

定 价 / 45.00 元

序：海纳的气度

桂国强

这是一部以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上海外国侨民为主人公的中篇小说集。

那个年代斑斓多姿、五色杂陈。

一座由开埠而崛起的口岸城市迅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迅速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侨民。第一代英、法、美侨民来了，他们的二代甚至三代也大多生于斯长于斯，几乎完全融入了上海，是当年不折不扣的“新上海人”。他们以不平等条约进入上海。以同样方式来上海经商的还有日本人，后者很快成为上海最大的外国族群。再后来德国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印度人、越南人、韩国人纷至沓来，还有鲜为人知的吉卜赛人等“小众”侨民。除了欧美侨民，之后还有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爆发落脚上海的白俄和犹太人。英、法、美殖民者视上海为淘金拓荒之地，而在白俄和犹太人的境遇里，上海则是避难所，尽管他们并不甘心。遭际虽然不同，却沿袭了大致相同的轨迹：从陌生到熟客，从生存到融入，也有人干脆以“上海人”自居。无可置疑的是，外侨的上海生活留下了特有的印迹，

至今影响深远,构成了这座现代城市的奇观,也成就了她的“海纳百川”。一个“纳”字,最初呈现的其实是无奈和仓促,更多地表现为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抵牾和博弈中达成的妥协与合作。她以文明的辨识和共同认知,承载着上海的世界性与地域性,这是一座国际性大都市不可或缺的元素,从而铸就了她的国际形象。

这部小说集由五个中篇组成,主人公分别为英国纱厂老板比尔和日本纱厂老板中村、法租界巡捕房巡捕杜瓦尔、犹太难民弗兰克尔、白俄难民卡乔洛夫斯基兄弟和意大利船长乔瓦尼。他们的生活和情感历程勾勒出一个个色彩缤纷、各具特色的外国侨民的“上海故事”。

那是一个辉煌和苦难并存、崛起与挣扎共在的年代,外侨们享受着现代城市的华丽和机遇,也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练。外侨与上海的相遇相随,与上海本地人的交往和结合,触发着不同寻常和耐人咀嚼的历史况味。他们在这座城市行走奔波,为了各自的欲望和梦想,为了避难与重生,把自己连成了城市的筋脉。他们的爱恨情仇,欢愉痛彻,都成了他们勾连城市的理由和信念。如果说当年是邂逅上海,那么相隔多年,他们再次驻足上海,则是被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驱使着的时空回归。

这些在“魔都”留下的“侨民故事”视角独特,语言精巧,想象丰满,富有画面感和人文精神的参悟。上海方言俚语和著名地标的契入,又为小说增加了浓烈的“上海味道”,别具风韵地铺陈着这个国际大都会的兼容与谦和。

在我的阅读经历中,有关上海叙事的表达卷帙浩繁,外侨的记忆却付之阙如。在一次笔会中,孙建伟君偶然与我谈起他正在一本杂志上开设的相关专栏,不禁引起了我的浓烈的兴趣。时隔半年多,孙建伟拿出了这个

由五部中篇组成的集子。我在这些故事中读到了彼时上海的灵动和鲜活,也感受着她的悲悯和沉重。在我看来,没有厚实的历史知识,没有对上海这座城市特殊的情愫,作者是很难写出这样的文字的。

记得旅日学者刘建辉先生在他的名著《魔都上海》中曾如此表述:人们把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某个时期的上海,形容为“冒险家的乐园”“欢乐之都”“东方巴黎”,给它戴上各式各样梦幻般的绰号,称之为能够使所有人实现梦想与欲望的地方,是一个“世界上最受注目”的城市。上海这种凌驾于世界其他大城市的“魔性”究竟来自何方?

建伟君试图在他的小说中解构这种“魔性”的繁盛和隐秘,同时又精心探讨着人性和人类的命运。也许二十世纪中叶的上海外侨已经和这个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由他们的生活状态拼接出的这个全球独一无二的“国际社会”,以一种特异的姿态叙述着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图景。时至今日,这里的所见所闻似乎并没有给人们多少“恍若隔世”之感。

上海是追逐时尚的,也是稳健的,外来文化和吴越文化都在这座城市留下深深的印记;而上海之“海”更是浩瀚的,包容的,因为她有一种别样的气度——“海纳”。

(作者系中国出版协会理事、文汇出版社社长、编审)

目录

序：海纳的气度 / 1

兄 弟 / 1

杜瓦尔在法租界的巡捕生涯 / 61

船 殇 / 123

生死丰德里 / 183

斗 纱 / 253

跋 / 315

兄 弟

1

西北风在空气中放肆地打着旋，翻着筋斗，哈哈大笑。这是它们一年一度的节日，长达三个多月的节日。它们从北边千里迢迢赶到南方，在这里展示它们的豪气。豪气很快被这座城市化整为零，变成建筑物外墙的冷峻和硬朗，变成空气中的凛冽和尖利，变成人们嘴里吐出的雾气状的一团一团，那层薄雾刚一出口，就被紧接着赶到的豪气吞噬得无影无踪。

尽管如此，惠罗公司大门前仍聚了一大群人。人群中心是两个身材高大的外国青年。他们满头银发，戴着小红帽，长至胸际的白色长髯随风飘拂。长袍尽是皱褶，但围着鲜红底色的白边还算清晰。

这两位是扮演的圣诞老人。

他们用手指在结了霜的商店玻璃橱窗上写着祝福的词语，中文，英文，俄文，为公司，也为过路的行人。他们的手簌簌发抖，他们满脸笑容，和善喜庆，向围观的众人伸出手去，人们纷纷掏出纸币角子放在他们的手心里。他们不断说着，斯巴西巴（俄语：谢谢），斯巴西巴……这时他们的眼睛里分明藏着一种愁怜。

冷风嗖嗖地往骨头里钻，像一把衔着寒气的锥子。即便年轻，也挡不

住这种刺骨的冷。这才知道这座远东第一城市的人们为什么不喜欢冬天。吼叫着的风其实源自他们的家乡西伯利亚，它们以一种汹涌凌厉的姿态集结而来，却被这里的暖湿气流温柔地阉割了雄浑和狂放，那种变了声的呼号似乎就是一种证明，它们在这里有点水土不服，就像他们俩眼下的样子。

一九二二年深秋，季捷里赫斯中将的俄罗斯滨海地区临时政府宣布放弃对红军的抵抗，下令撤退。随后，斯塔尔克将军率领庞大的逃难船队绕道元山港和釜山，历经艰险驶入长江口。吴淞人一夜醒来突然发现一个壮观的景象，十几艘外国舰船在吴淞炮台边一字排开。在此之前，面对中国海军“永绩号”军舰的阻拦，这位将军拒不降下俄罗斯帝国三色国旗，因此得到强硬的限令，四十八小时内率部离开上海。无处可去，无可奈何，季捷里赫斯中将最终服软，降下国旗，舰上重兵器均被解除。中将他的一百余名手下和所有同船平民一样成了难民。

人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舰船阵仗。除了军舰和渔船，那个比军舰还高的大家伙是什么，有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那叫邮轮。另外一艘，戴眼镜的也看不懂，第二天才从报道中知道那叫破冰船。各式各样的船舱里挤满了蓬头垢面衣衫邋遢的外国人。船舱里乱七八糟的像个杂货铺，锅碗瓢盆应有尽有。一个妇女用一支步枪扛着一个包裹，包裹晃荡着，直到发出哭闹的声音，人们才知道竟然装着一个婴儿。有老人捋着白发说：“看起来像罗宋人。”不明白的问罗宋人是什么人。老人很执拗，也很自尊，“罗宋人，就是罗宋人。”不明白的不识好歹，继续问罗宋人来干什么。老人瞪他一眼，又捋白发：“不知道。”又补充道，“自己问去。”

卡扎科夫和卡乔洛夫斯基兄弟还有他们的父亲，一位年近七十的伯爵挤在人潮中，惊魂不定，完全无措。就在几个小时前，距离上海仅百来海里的时候，“阿历克斯”号扫雷舰和“卡里莫夫中尉”号炮舰遭遇台风正面袭击后沉没，一百三十余人溺毙。这个刚获知的消息让船上所有人浑身发抖，人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才知道刚刚躲过了一场劫难。除了庆幸，

还能奢望什么呢？他们也不知道到这里来干什么。最要紧的就是两个字：避难。

上海完全没有准备。一下子这么多俄国逃亡者，上海容得下他们吗？工部局和公董局、华界官方紧急商量，也拿不出主意。没拿出主意之前，当然不允许难民踏上自家的门户。于是船上出现了更壮观的景象，甲板上铺开了大小不一奇形怪状的帐篷，这算眼疾手快的，稍稍动作慢点的只能在过道、厨房或者炙热的轮机间觅一块小小的栖身之地了。

兄弟俩是最早的甲板帐篷拥有者之一，老伯爵的体力透支过大，又没补充，只能一直蜷缩在帐篷里，忽醒忽睡着。两个儿子在船舱里翻了半天，也没翻到什么可以充饥的。老父亲的样子实在令人担心。用不了几天，这十几条载着两千多难民的船上就会不断出现饿死的人……

一周之后，难民终于登岸。大多囊空如洗。

上海滩的街头，一千多个来自俄罗斯的白种难民开始在这座城市漂浮。租界里的外国人把他们叫做白俄，上海人叫他们罗宋人。

兄弟俩搀着老父亲走进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弄堂里的这间小屋时，边上围着几个上海人。上了点年纪的上海人知道，俄国人很早就来上海做生意了，很有钱，但现在是为避难来的，听说他们是被苏维埃赶出来的。苏维埃是什么，上海人也不太晓得。不是一家人吗？一家人还赶一家人？有人说这些白俄都是犯了罪的。也有人说，苏维埃已经赦免了他们，但他们不理睬，不管将军和贵族，士兵和平民都不理睬，宁愿待在上海混下去。但是，上海有这么好混的吗？你看这两个年轻人，还有这个气喘吁吁的老头子，衣裳皱皱巴巴，蔫头耷脑，他们混得下去吗？据说租界里的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都反感，就连老俄侨对新来的同胞也不欢迎。嗨，虽然都是白种人，但富人穷人的分界线也划得飒飒清。富人一定会想，这么多穷人到了上海，会不会坏了我们的规矩，会不会抢我们的饭碗。麻烦事太多了。

兄弟俩根本没心思这些事，让父亲在显出破洞的藤椅上坐下后，第

一件事就是先得找到东西吃。这里家徒四壁，跟老家的豪阔完全不能比，但这是避难，避难还有什么讲究。父亲哆哆嗦嗦地从肮脏皱褶的西装内衣里掏出几张纸币，这是三个人唯一的财富了。更惨的是，他们的俄国国籍都被苏维埃取消了。

哪里有面包？从下午到晚上，卡扎科夫沿着极司菲尔路一直走到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才找到一家面包铺。但他手里捏着的这几张卢布，人家不收。问他有没有银元，或者“道勒”（美元），他也听不懂，就举着两张纸币摇头。绕了一圈，最后人家给了他一个面包，挥挥手让他走，那神情有些鄙夷，卡扎科夫很想冲上去给这个满脸不屑的家伙一拳头。说起来，卡扎科夫的曾祖父十九世纪中叶就做过中国茶叶贸易，既赢暴利，又是贵族头衔加身。这一切被一纸跨时代的红色法令彻底终结了。在他的故乡叶卡捷琳堡，他们家族拥有很高的声望，一夜之间，他们的财产被国有化了，声望变成了一种可怕的耻辱。没有了沙俄帝国，贵族还值得几个钱呢。人们把海外俄罗斯人称为白俄，虽然他们内心并不接受这个称呼。卡扎科夫根本不关心赤俄是怎么回事，却无端来了顶白俄的帽子。英国佬美国佬都这么叫他们，与俄国分分合合的法国佬也这么叫，这层白俄的盔甲卸不下来了。他原希望在这层盔甲里继续保持他的优裕，但现实很快就让他丢盔弃甲了。在这个八方杂处的地方，上天堂下地狱机会均等。母亲登上这艘船后一直处于剧烈的惊恐之中，整夜整夜地梦魇，没几天就撒手而去了。父亲痛苦地说，她是被恐惧吓死的。父子三人含着泪把她葬在黑夜的大海里，父亲叫着她的名字，卡佳，到那里你就不用怕了，即使海盗也不会比叶卡捷琳堡的新主人更心狠手辣。卡扎科夫清楚地记得，母亲的眼睑似乎动了一下，他差点叫出来，但一切稍纵即逝。这个镜头被他永久性摄入大脑深层，母亲是听见了父亲说的话吗？眼下父亲的境况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他还能撑得下去吗？毕竟这里是人家的地盘，栖身已不容易，还是忍了吧。

一个面包，三个男人，卡乔洛夫斯基看着哥哥说：“我不吃了，你和爸

爸吃吧。”

卡扎科夫摇头：“不，怎么能不吃呢，我们一起吃。”

父亲轻声说，“都别争了，你们是年轻人，都需要补充，我年纪大了，喝点水就可以了。”

“不，爸爸，您一定要吃。否则我们也不吃。”

父亲低下头，又抬起来，两兄弟看见，他流泪了。

一个年老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掰着一个拳头大小的面包，充满幸福和哀怜地吞咽着，他们非常努力地让面包在他们的唾液里继续发酵，以期变得更加膨胀，这样在到达食管的时候可以最大限度地感受到它的存在。这一个面包，他们破天荒咀嚼了将近半个小时，直到夜色完全把小屋覆盖。

2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卡扎科夫发现，弟弟不在屋里了。父亲还睡着，看上去还安详。他站起来，打开门，看见城市的第一缕阳光。在这里看到的阳光和在海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海上的阳光是跳跃着的，连着海面上的波纹，好像一个顽童，城市里的阳光就显得呆板，悬在上空，但看上去比海上的要亲切得多。亲切的阳光照下来，他也感到了这座城市的些许暖意。

卡乔洛夫斯基在这个清冷萧瑟的早晨开始了他的寻工之旅。昨天深夜他辗转不能入眠，干脆去大街上碰碰运气吧。据说近些年来这里的俄罗斯同胞开了不少餐馆，如果在那里能找到一份工作，那就能维持三个人的基本生活了。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身体还是嗦嗦抖，饥肠辘辘，没有热量，他无谓地做着吞咽动作，感觉自己的喉结很可怜，光靠唾液，不，就连唾液都入不敷出了。所以，他看见那家叫做卡夫卡斯餐馆的招牌时，就再也走不动了。

帕舍维奇先生神情怪异地上下打量着站在面前的卡乔洛夫斯基，一个来自祖国的年轻难民，他说，“先生，非常抱歉，我不能给你这份工作，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试试运气吧。”

卡乔洛夫斯基目光恳切地看着这个自称经理的人说，“尊敬的先生，我们实在是陷于绝境了，请求您先试用我几天，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吗？”

“不瞒你说，先生，这几天我接待了好几个像你一样的年轻人，但我这里并不需要雇员。聘用了你，原先的雇员将会减薪，餐馆的声誉也将因此受到影响。你明白吗？”

“经理先生，求您再考虑一下，我还有一个老父亲，我们已经身无分文了。”

帕舍维奇耸了耸肩，摊了摊手，“我真是爱莫能助啊，先生，我不能因为你坏了规矩。规矩，你明白吗？这是一个非常讲规矩的城市。”

卡乔洛夫斯基慢慢转过身，艰难地向门外走去。帕舍维奇示意一个小伙计装上几个面包送给他。卡乔洛夫斯基停下脚步，接过来，贪婪地嗅着，然后，又放回到桌上，再次向门外走去。帕舍维奇轻轻摇着头，一直凝视着这个年轻同胞的背影。卡乔洛夫斯基暗暗发誓，今天不找到一份工作就不回家了。他拖着灌铅一般的腿，在大街上徘徊，接着他连续被拒绝了三次。他实在无法再走下去了，瞥见那边几个人坐在街沿上乞讨，再一看，是他的同胞。他就像看到救星一样，然后无可选择地在他们旁边坐了下来。他知道，今天不可能兑现自己的誓言了。

两个多小时的乞讨得到了两个面包，他拿着面包嗅着，吞咽功能立即被唤醒，但他只能咽着唾液。他回到小屋，和另外两个男人一起，挨过去又一个冬日。

兄弟俩把面包泡软送进父亲的嘴里，但父亲的牙齿好像失去了咀嚼的兴趣。这时卡乔洛夫斯基感觉自己的喉结不动了，被刚刚送到口腔里一大块奢华的硬面包噎住了。他凑近父亲：“爸爸，您吃点，吃点吧。”父亲含糊地应着，接着沉沉睡去。卡乔洛夫斯基试了试父亲的额头，说：“爸爸

发烧了，应该送他去医院啊。”他用一块小毛巾沾水后放在父亲额头上。

卡扎科夫说：“送医院，钱呢？爸爸从早上到现在一直昏沉沉的，有时突然清醒一下，我刚想去叫，他又再次睡了过去。我想，也许睡眠可以抵挡饥饿。上海俄侨救济会的人来过，告诉我们从现在起可以得到一份施舍，还给了一点钱。”他把几张纸币拿出来，摊在一个小凳上。

卡乔洛夫斯基叹了口气，把自己的求职遭遇告诉哥哥，“明天还要再去，你不去找，人家永远不会来找你。你在家照顾爸爸，我们两个人必须有一个找到一份工作。我们不能靠施舍过日子。”

“明天还是我去吧，你走了一天，太累了。”

“不，还是我去。你不知道你的脾气不好吗？”他笑了一下，“我怕你跟人家发脾气。”

“哎，我现在哪敢有脾气，我们这样只有让人家发脾气的份了。”

“那，你就去吧，也许你的运气比我好。”

卡扎科夫找的是一家英国人开的咖啡吧。卡扎科夫喜欢喝咖啡，对牙买加蓝山、意大利卡布奇诺、俄罗斯热的摩加佳巴、法国欧蕾等等信手拈来。他觉得，凭他对咖啡的情有独钟，应该不难在一个咖啡吧谋到一个侍应生甚至咖啡调制师的位置。

卡扎科夫谦卑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他的英文带着浓重的俄罗斯口音，谢顶的老板一眼就看出了这个人的身份。老板摸着下巴，这个动作一定是下意识的，然后他说，“先生，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咖啡，但是不想邀请你来这里工作。”

这句话在卡扎科夫听来带着轻蔑，他觉得自己的脾气有点上来了，但得忍住，你不是在向人家讨饭吃吗？他继续疙疙瘩瘩地倾诉自己的愿望，顺带抖搂了一些关于咖啡的知识，他发现对方的眼睛亮了一下，不过马上恢复如常了，并且打断了他：“先生，我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但我这里并不需要。当然你可以坐下来，如果你想喝一杯咖啡的话。”

卡扎科夫再次感到了难言的羞辱。他靠近老板，突然伸出手去，抓住

了他的领带。老板瞪着他，大声说，“嘿，你想干什么？”

卡扎科夫勒着老板的领带，眼里喷着火，大口喘着粗气，终于他的手松了，反身抓起一个咖啡杯往地上摔去，两个伙计上来夹住了他，谢顶老板气哼哼地整理着被拉乱的领带，说要报警。卡扎科夫身高体壮，不过几天没吃饱饭，体力不支，想挣脱也难。他懊悔自己终究还是没控制住脾气，让弟弟说中了。谢顶老板走过来，在他身边徘徊，似乎对刚才仓促中做出的这个决定有些迟疑。最终他挥了挥手，掉头走了。那意思就是放过卡扎科夫了。

转眼就快圣诞了，好运仍未光顾父子三人。那天卡乔洛夫斯基突然问卡扎科夫，“想不想当一次圣诞老人？”

“嗯？”卡扎科夫没听明白。

“我们去扮圣诞老人。”

“扮圣诞老人？”

“对，圣诞老人会给人送礼物，不知道会不会给我们也送一次。我们扮成圣诞老人给人家祝福，人家就会给我们钱，你说对不对？还有，戴上面具，总比直接在街上乞讨好得多。”

“不过，我们哪儿来的圣诞老人服装？”

“我已经去看过，上海人叫大马路的一家惠罗公司外面有落地大玻璃窗和马赛克地坪，我们可以在那里扮圣诞老人。那是个好市口，来往人很多，一定会有生意的。至于圣诞老人的服装嘛，我们去跟惠罗公司谈一笔生意，我们不是为他们公司做了活的广告吗？赚了钱跟他们分成。不过这还得碰碰运气，我也没有把握。”

“好主意啊。你们去试试吧。”虽然声音仍还含糊，但父亲说的这句话兄弟俩听得真切。这几天父亲的身体渐渐有了起色。两个儿子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我们去试试，等我们有了钱，我们一定会好起来的。”

父亲划着十字，努力使自己说得清楚些：“你们要记住，主永远不会抛弃我们。”

惠罗公司英国老板简森对卡乔洛夫斯基的想法很感兴趣，这倒是他从来没想到过的，而且这个俄国青年谈吐不俗，那就试试吧。然后双方就签了字据。

从圣诞前夜到圣诞节，这个寒冬里的露天表演给人们带来了温馨，人们对圣诞老人的祝福大表赞赏，人挤得越来越多，惠罗公司聘请的印度巡捕（“红头阿三”）都忙不过来了。要知道，这是向外国侨民提供高档商品和高档服务的大型公司，平时大部分华人经过这里也会绕着走，“阿三”柱子一般站在门口，一天都没事，突然涌过来这么多人看这两个俄国人，他们的任务一下子加重了。但简森先生说了，表演要热闹，店门口秩序也要维持好。这是活的广告，是给惠罗公司打牌子的。

3

圣诞老人给兄弟俩带来了一点小财，让父子三人高兴了好一阵子。终于可以吃几个像样的面包，喝一点咖啡了。父亲为卡乔洛夫斯基骄傲，他的主意帮他们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他坐在床上，激动地挥着手，含糊不清地表示着自己的想法，这是你们到上海的第一次成功，你们还会继续成功的。

卡乔洛夫斯基激动地握着父亲的手，使劲摇着，“爸爸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我们记着您的话，主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几天之后，两兄弟又出现在辣斐德路（今陕西南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交界的街市口，他们依然在表演，不过这次不是圣诞老人，而是哑剧，他们自编自导的哑剧。部分灵感来自他们登上难民之途一路过来的辛酸，不同的是，他们把辛酸涂上了一层幽怨的甜味，就有了苦中作乐的意味。围观者越来越多，这样就对他们的难民同胞构成了威胁。人家也在表演，比如在咖啡馆卖艺的长着一头黄栗色波浪形卷发的瓦柳纳斯。他的小提琴声悠扬婉转，来喝咖啡的多半是被他的曲子吸引过来的。但

是现在，人们的兴趣都被那两个新来的家伙拉过去了，连咖啡馆里的人都被勾引出来了。瓦柳纳斯有点不平，既然咖啡馆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既然外面有更多的观众，那么我也可以到外面来拉琴。

于是他就坐在咖啡馆门口不远处开始他的小提琴演奏。他声明，只要一杯咖啡的钱。如果不满意，听得不耐烦了，就立刻停下来，给半杯咖啡钱就可以。有人就被这种独特的卖艺方式逗乐了，还可以卖半杯咖啡的。瓦柳纳斯的围观者于是又多了起来。这下卡扎科夫不满意了，本来一个里面一个外面井水不犯河水，你偏要出来，分明是跟我们抢观众嘛。他停下了表演，也和别人一起听他拉琴。然后接二连三地要求拉半个，瓦柳纳斯明知他是来挑衅的，却也不点破，就按着他的要求来。有人看不惯了，就对着卡扎科夫嚷，你干什么，是来捣乱的吗？明显是法国口音。卡扎科夫不予理睬，继续他的搅局游戏。他知道有人会不满，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这时卡乔洛夫斯基走过来，想把他拉出人群，卡扎科夫甩掉了弟弟的手，走近瓦柳纳斯，对他说，请你回到你的咖啡馆去，否则，我会让你的咖啡钱见鬼去的。他掏出几个硬币放在瓦柳纳斯头上。瓦柳纳斯被这个举动激怒了，他霍地站起来，推了一把卡扎科夫。卡扎科夫刚想还手，却被卡乔洛夫斯基紧紧抱住了，卡乔洛夫斯基抱着他使劲往外拉。卡扎科夫大声喊着，你放开，我要惩罚这个抢地盘的家伙，我要惩罚他。那个法国人笑了，他安抚着瓦柳纳斯，先生，别理那个狂妄的家伙，我非常喜欢你的音乐。不过，你们还是维持原来的状态吧。他朝咖啡馆那边扬了扬肥厚的下巴。

人群中有一双眼睛一直注视着这个场景。

帕舍维奇是偶尔看到这个场景的。

路过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正在演哑剧的同胞青年眼熟，虽然演得不是怎么样，但看得出他非常认真非常投入。对俄罗斯人来说，拥有表演才能不算什么，但是，如果不是为了生活，谁愿意这样呢。他驻足看了一会儿，觉